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
靖康元年知磁州加祕謨虜陷京詔為兵馬副元
帥康王即位加徽猷待制知襄陽府又知青州李
綱薦為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殿學士

建炎二年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

幹里雅布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構奉淵聖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既出城雲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為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

不進并劾雲張皇賊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
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部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
以章示之雲憾公王至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
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
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公說王曰兵皆在山
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磁人遮王馬諫毋北去從臣
皆勸王回相州會京師使人齎蠟詔命王為兵馬大
元帥公副之速領兵入衛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王

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至請進師直趨開
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請王移軍東
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公進屯開德
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合而東平
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兵至常
城與金大戰敗之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臣曹
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
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公

言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
尤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衆議不可
公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敵
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敵潰斬首數
百級併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
諸軍至康王大悅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彥等以公為
狂譎不情公亦詆伯彥等為失策公曰金人狡計百

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詣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等執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王許之

澤自朝廷徇金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梟請上於輔衣屑礬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遣張激以蠟封詔行激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命將士射之激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

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敵引諸將議之陳
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
淬効死乃命淬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金遇
出金不意敗之於長垣澤既敗金遂得常城縣金欲
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至得空壁大驚
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
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帥勸督兵入援趙榘范訥皆以
為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金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金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

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列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闕綱為薦公上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

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

有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公時即白留守械係之且以聞於朝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公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

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人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襲衣金帶

汪黃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汧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大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畧曰今金人尚熾

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
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
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
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
以遺海陬一狂虜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汪黃皆笑
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
二人語塞

金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

失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撝請行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撝至滑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金大戰金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即命宣知滑州金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吊橋披

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
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
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
安堵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
與金大戰為金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
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
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金

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金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猝而斬之謂史姓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脇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家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

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
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死以
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金之虛實公又益喜大舉
之計遂決

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
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
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讎敵寢謀臣若
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

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
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百餘皆脇使易
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
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
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賫詔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
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

來歸將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
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
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刀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
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
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屯城下公謂世興曰
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敵不備急
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

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

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
候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
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
䟽以聞公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
可舉矣故請上還京尤力

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
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彥方
繕甲兵約日趨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

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䟽言之䟽入潛善忌
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
疾

公憂憤疽作於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矍然
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仇
讎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
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鑒興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為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十餘人為文以哭之公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穎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為由是兩河

豪傑皆不為用所招羣盜復去為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
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即可整頓乃為汪黃二相所
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四出為
山東淮南劇賊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楊沂中 和國武恭王

字正甫崑縣人高宗賜名存中除太傅為醴泉觀
使孝宗朝都督江淮軍馬

李成叛時江東大帥呂頤浩駐軍左蠡以守其境而江
南招討使張俊方會諸將議所以破賊皆欲分道而

進王時為右軍都統制官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不相下岳飛亦密為之定計俊乃急趨南昌與賊夾江而營飛請自為先鋒擊之王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王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攻其前王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前後夾擊大破之俘獲數萬俊以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盡殺之遂

復江州王追成於江均斬之間與統制官趙密合擊又大破之

上謂宰執曰朕已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之兵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牧圉未半歲軍器果張上益眷之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存中職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遊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

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存中又製諸軍戎仗以尅敵弩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發而此三發矢矣

初張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世忠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至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兵為患趙鼎謂浚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令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
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
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

宰執閱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
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
吳進聞之刺好漢吳進作褊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侍御張絢遇諸
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陞下方且卑宮非食

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中軍不能上體
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衆目所視
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欲望體問因依詔沂中坐罰金
事實曰前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并力討滅麟猓
二賊然後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諜言二賊
之後金兵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猓為前驅以精
騎繼之萬一出此支吾不暇矣鼎復移書與浚云使
張楊協軍掃蕩之後金人未必不望風而退蓋兵家

之勢如此樞密院折彥質亦書言之尤切鼎為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也

時猗將東路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為其後繼猗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

坊敗之至藕塘與猊遇遣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
軍中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宗顏等亦俱進賊
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
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
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
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
十人麟與孔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右司諫陳公輔言濠梁之急浚遣沂中來援遂破賊兵

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
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
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
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
軍之勸朝廷亦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加俊三
鎮節度使沂中加保成節度主管殿前司

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
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

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兵當行軍法沂中震
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胡世將請因此風勵諸將

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
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趨歸令沂中別選軍代之

上謂大臣曰屢戒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
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
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耗蠹國計

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

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凡江上
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
備朝廷從之荆南以劉錡兼領仍分撥三衙軍及新
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領之

先是存中以少師趙密以使相並班立樞密上校書郎
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
事起居舍人兼中書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浸
如石顯之比於是樞臣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

宗舊制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乞各為班著故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請假則立西班

存中領殿巖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其過存中亦屢章告免乃以趙密代之存中進太傅同安郡王奉祠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

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

金人入寇遠近大震上召存中同宰執對於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秋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以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兵在瓜州鎮上急差存中措置守江存中與虞允文
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臨江搜試命戰士踏車船
徑趨瓜州將迫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
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
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
軍有備未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无不利
艤駐於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
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亮聞李寶焚

其戰艦而成閔方順流而下愈忿乃還揚州召諸酋
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乃謀弑亮

存中允文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朝野相賀時
存中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
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陳康伯及湯思
退曰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孝宗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其祖宗閔為永
興軍總管戰沒祖母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

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
卒為名將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為題曰風雲慶會
之閣

韓世忠 斬國忠武王

字良臣延安人年未冠以勇敢應募始補守關進
義副尉累遷武節郎欽宗朝轉武節大夫果州團
練使正任單州團練使嘉州防禦使高宗在濟扈
蹕如南京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始建

御營為左軍統制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廊
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平苗劉除檢校少保武
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授武勝軍節
度使江浙制置使除檢校少保神武左軍都統制
紹興元年除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加太
尉餘如故又除江東西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除
開府儀同三司淮東西宣撫使泗州置司四年以
淮東宣撫使鎮江置司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

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安撫處置司駐楚州兼
節制鎮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
節度使九年授少師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
路招討使秦檜收其權拜樞密使上疏言檜誤國
檜諷言者論之上格其奏不下連疏乞解樞柄繼上
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
如故十二年封潭國公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
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冊拜太師

八月四日薨年六十三贈通義郡王乾道四年追封蘄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嘉泰四年立廟鎮

江府

王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已絕人有日者嘗言其當作三公怒其侮已毆之

銀州之役夏人嬰城自固王斬關殺其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賊大敗俄以重兵次蒿平嶺王鏖戰解去忽一騎士銳甚王問俘者知為監軍駙馬烏頁也躍馬

斬之賊大潰

方臘反江浙震動王從王淵討之至杭州賊張甚大將
惶怖王請以二千兵伏擊之乃遁淵歎曰真萬人敵
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賊據睦州清溪洞深巖王
前行溪谷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擣其穴格殺數人
擒臘以出

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王與蘇格等伍騎逢虜騎
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

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噪助勢王躍馬薄賊迴旋如飛虜分為二隊據高阜王出其不意突其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噪虜大亂追斬甚衆

從楊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武翳及徐進青社張先等皆萬人王次第擒滅振旅而歸

勝捷軍潰於河北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亂宣撫使李彌大遣王襲擊之臨陣斬福餘衆猶滿萬王單騎入

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真定失守王知王淵守趙遂亟往虜至聞王在攻益急粟殫援絕大雪夜半王將三百人擣虜營虜大亂盡遁後自虜來者始知大酋被創死故衆不能支

高宗初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次南京虜逼城人心恟懼王據西王臺力戰却虜翌日酋帥領數萬至王兵僅千人遇之即單騎突斬酋帥虜大潰郡守率父老

迎謁感涕還濟陽因扈蹕如南京

上幸維揚王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來降
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王獨入其壘曉之悉聽命
王微時王淵待之絕等苗傳殺淵為亂王奮發討賊尤
力乃即海道赴行在所張俊等知王至更相慶曰韓
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常熟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張俊曰我便去
救官家俊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人甘言誘賊

矣王兵寡俊乃分張浚兵二千借王二凶矯制召王
王乃陽為好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步至行在二凶
許之時俊亦遣兵於吳江有步將安義陰結二凶欲
伐俊奪其兵斷吳橋以應賊俊乃遣王屯秀以伐其
謀王至秀乃稱病不行而造攻具二凶始駭呂頤浩
亦來王郊迎呂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
衆脇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
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時王妻梁氏及子亮質傳軍

王不顧會隆祐太后宣見梁氏執其手泣曰太尉來
救可令速清岩陞傳先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
伺擊勤王之師王曰乳臭兒乃敢爾耶翊招王兵出
戰王持矛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而
不帶箭者必斬之翊等敗走苗劉引兵出遁王入城
擒賊黨王世修吳湛皆戮之

王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等傳等寇浦城縣
王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王使

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王率親兵力戰傳大敗遂擒王彥有舉人程妥者崇安人時擄在傳軍乃為傳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入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妥及其愛將張政西走劔鋒村為土豪詹標所邀苗留數日妥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傳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於朝

賞王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

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

上召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同議駐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以為當往吳越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令內侍押三人就都堂議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之湖南頤浩曰誠如聖

訓

順浩奏請益兵以討李成上謂宰執曰順浩奮不顧身
為國討賊羣臣不能及范宗尹曰順浩欲更得世忠
軍為助上曰金人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
成敢擁衆跨江正以邊防未息朝廷不能遣兵若陛
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破膽矣

世忠先屯焦山寺以邀敵歸烏珠遣人約日會戰世忠
謂諸將曰是間形勢毋如金山龍王廟者彼必登此
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

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兵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
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烏珠也既而戰
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婿偽封龍虎大王者
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
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
太一趨淮東以為烏珠聲援

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
歲如韓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
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卒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
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命
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金兵十餘萬而世忠戰士
纔八千烏珠求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烏珠語
不遜世忠怒引弓射之亟馳去

先是世忠與烏珠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

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烏珠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烏珠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於蘆塲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

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
敗之敵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蓬海舟往來如飛烏
珠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
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於舟中載土
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
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窮蓬則不攻
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

霄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箭蓬火烘日
晒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
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烏珠乃得絕江而遁
有詔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嘉擢其告諸軍統
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
世忠為其子亮請換文資從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始
此

上謂宰執曰朕為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嘗與

世忠議此否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至四更
不寐朕與卿等固有定議可更召侍從官日輪至都
堂給札條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順浩曰謹奉聖訓
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置司池州時光世
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奸細入池州城潛燒
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光世
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
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賈冠事戒之世忠遣杜琳

解元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金人已約和矣可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宰執奏乞以世忠所報蕃偽兵犯承楚事付奉使魏良臣往軍前商議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倘得淮南百姓安業即內帑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內帑所有專一養兵沈與求曰陛下為民之故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

遣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以使金金已定議出師而朝

廷未知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
臣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
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金偽合兵入寇上以御札賜世忠略曰敵氛正銳朕甚
憂之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
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
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
泣遂進屯揚州

淮東宣撫韓世忠奏已過江拒賊上曰世忠忠勇必能
成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既
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
其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乃詔世忠聽其臨
機制變

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世忠置酒與別杯
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
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世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

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金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貝勒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弊遂擒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乃召良臣責

其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
金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亦
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陳楠與旻等具舟載
之獻于行在且言使臣戰沒者三十餘人沈與求曰
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
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
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
成功

達蘭在泗州而烏珠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遺王約戰
王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
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
揮也時金師既為王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
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烏珠夜引還金軍既去
乃遣人諭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
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世忠與光世等入覲世忠奏金兵遁去陛下必喜上曰

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有一事以
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
此也及朝辭趙鼎等侍立上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
在其中蓋有吞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蔽使其
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劉豫
給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懼虜至淮甸異所聞其氣
已沮矣上曰烈士當以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讐昔寇賈深憾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

日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
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為分之宜釋憾結歡二人
皆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嘗有違言至于安國家不
敢分彼此況今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丁寧訓釋臣
等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上詔內侍出內金盤尊等
賜二帥酒一行并以所飲器賜之陞辭而退上曰光
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為朕削平僭叛克復疆土

都督張浚出勞師至鎮江召王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

以撼山東王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上移屯楚州
上以手札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
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凡所須一一奏來
時山陽殘破之餘王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
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
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粧而恥之軍壘即成王
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
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
之故有是詔

上幸建康次下蜀鎮謂宰執曰道中閱世忠背鬼軍極
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應言諸將之才不同
要在得士心則人聽命上然之

秦檜當國堅主和議王以為不可伏兵洪澤詐令為寇
候金人使至欲劫之壞其和議為其將郝辨密告於

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方使京國昉密白肖胄故
肖胄及金使由淮西而去王不能劫檜甚銜之

宰執奏世忠俊皆入覲檜曰臣嘗謂世忠俊兩大將上
倚之如兩虎各能守藩籬使寇不敢近上曰此喻未
切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

世忠圖上淮陽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
其屬官溫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
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
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人
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

世忠引兵趨淮陽城下為虜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
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
鏃世忠曰虜易與耳復乘銳掩擊賊敗去尋賞功賜
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
號節度開三鎮自此始也

上令世忠移司鎮江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將以計緩吾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古人有言閭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皇太后回鑒以北方聞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上謂宰執曰世忠欲獻一駿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辭無用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已

和豈復有戰朕曰不然金雖講和備何可弛和議豈足恃乎

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兵所屯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夷狄守信義乎

時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中丞王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張俊之於劉錡因措

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韻遣使切責因用李郭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

王遣統制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虜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又遣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搶偽守王山并獲虜人押至行在老父請裒金帛以犒師勝不受世忠每出軍

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上謂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烏珠何足掃除乎

上命俊飛如楚州撫定世忠之軍也飛視兵籍始知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竒特之士也

王在淮東與金戰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上謂宰
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
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
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詔工部下
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有趙榮王威者以宿亳二州來歸及王倫抵東京烏珠
首問榮威必欲得之尋詔遣還王以書與檜曰榮威
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戮相公尚忍

遣之無復中原望耶

王既不主和議又切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
鋒鏑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若自此與
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
力陳秦檜誤國辭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之言者因奏
世忠罪上留章不出王乃力丐閑除大傅醴泉觀使
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
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王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
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
五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
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狡獪之鑿連鎖之甲
斧斤之有掠陣弓之有尅敵皆王遺法嘗中毒矢洞
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
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
城高卧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

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遣謝於是舉朝憚
秦檜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
復與親

晦菴曰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
賞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拶出來耳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劉光世 鄜國武僖王

字平叔延慶之次子宣和二年以平方臘功為鄜
延路兵馬副總管康王發濟州以所部兵來從以
為五軍都提舉上即位以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後
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平

張遇等寇加檢校少保兼太尉御營副使後除兩
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
集慶軍節度使紹興二年加寧武軍節度使三年
加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五年加少保靜武寧國
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後趙鼎言論罷為
太一宮使九年加號和衆輔國功臣復陝西五路
宣撫使封雍國公後臺論罷宣撫使改萬壽觀使
十年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十一年罷為萬壽

觀使奉朝請于行在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有四
贈太師謚武僖開禧元年八月追封郈王

達蘭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公守鎮江乃以金銀銅
為三色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遺之
未幾踵至得數千人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
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詔遣仇愈往鎮江究乏糧之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廢廩
給萬數如此宜速謀也田富直柔曰辛道宗具陝西

弓箭手法頗類屯田宗尹曰容細議之

公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之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也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虛言當見之行事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歎上馭將得其道因其言而誘掖之也

上下詔親征時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而三大將

權均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砭田如鼇往分之砭至光
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
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
世意許砭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
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仍進
屯太平州

賊軍東路劉猗所統既敗引數騎遁去西路劉麟所統
聞猗敗亦望風而潰公乘勝追擊亦捷通兩路所得

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須之物不可勝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遣公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為公兵所圍勢蹙乃降

張榮敗達蘭於泰州獲其壻佛寧俘馘不可勝計榮聞公在鎮江乃遣人獻捷上功狀公聞于朝尋以榮知泰州

公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
絕倫一以當百者又自出新意造尅敵弓斗力雄勁
射鐵馬一發應絃而倒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
所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光世移屯又增月椿
錢五萬七千緡轉運劉景真告乏于朝詔通融應副
宰執進呈光世乞與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
兵用命則一其所支豈容有異又曰光世一軍蒐汰

允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
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更汰其使臣罷軟
者可以足用上曰待作手書與之不用文飾只如家
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遂賜光世
手書及玉帶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光世軍儲
抑省則國用少紓矣

又罷平江府織御服局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
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

也

金人犯淮公遣鄺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池乃輕兵間道徑趨光州急攻城欲破偽知州許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

偽齊分道入寇公駐兵廬州與楊沂中相應遣王德鄺瓊將精卒安豐出謝步遇賊將皆敗之

偽齊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公遣王師晟破之盡俘其衆而還加公三鎮節度使

張浚入見因獨對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
罷之上令與趙鼎議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光
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人心
不可及鼎去位浚必欲罷之而命呂祉先往淮西撫
軍詹至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
恩威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已付王
德德雖有功與鄺瓊輩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
擇軍中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為德副會祉還朝

而瓊等訟德于督府乃命德還建康而復命社往節制之社密奏罷瓊而被害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可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秦檜退而稱上馭諸將深得光武遇功臣之意

公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

觀幾於四更朕於宮中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
勲舊賢勞耳詔以光世為萬壽觀使

光世蚤貴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咎之

張俊 循國忠烈王

字伯英秦州三陽人少為弓箭戶政和七年為都
指揮使靖康中加武義大夫見上於元帥府擢後
軍統制轉榮州刺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貴州防
禦使進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上即位除御營

前軍統制權秦鳳兵鈐帶御器械落階官除正任
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寧軍
承宣使三年平苗劉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
都統制尋為浙東招置使四年授浙西江東制置
使加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
節度使尋改江西招討使紹興初改江淮招討使
拜太尉四年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七年建康尋改淮
西宣撫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江東宣撫使六年

改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屯盱眙加少保鎮洮崇
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充淮西安撫使屯廬州八
年賜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進少師封濟國
公兼河南招討使兼樞密院十一年加太傅廣國
公進益國公十二年罷為醴泉觀使後還三鎮節
鉞封清河郡王十六年改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
使二十一年拜太師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
追封循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宗

王初勒兵從梁揚祖勤王大元帥見其英偉擢用之張
澈自京師來賣蠟封詔大元帥以兵付副帥還京師
上以大計問王王曰此金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乃
天授豈可徙彼因請進兵上許之遂之濟州已而聞
京師陷王勸進上涕泣不許王曰大王皇帝親弟人
心所歸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上乃過應天即位
建炎初王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又請移左藏庫于鎮

江

金犯明州王自越州領兵至時已無船可載王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畱以抗敵王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歲餘敵至王令統制官劉寶先與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衝之既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舍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

王為江淮招討使討李成入辭頗言成兵衆上曰汝將
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王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
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王曰
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
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誓必擒成以獻

宰執奏張俊行軍事李回曰俊軍極肅上曰朕亦聞之
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赤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矣

王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王追殺之成遂遁於是王軍有鐵山之號

趙鼎因奏事言此張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度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王為神武右軍統制發所部屯婺州有司請合用錢理
須椿辨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
錢之法祖宗以來行於諸路為便詔戶部印押見錢
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
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
南會子法蓋張本於此

王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
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此始

王為江東宣撫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
故德以兵八千歸之

王為淮西宣撫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上因
言財用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必不可已苟可已須極
愛惜王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糧上語之朕何嘗
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
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趙鼎奏王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

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王引兵還建康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

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王惶懼頓首至流涕誓以死報

上召王至宮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王悚息承命王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樞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王軍下張宗顏七千人軍
淮西巨師古三千人屯太平州

默記曰戊午夏庶視師江淮移偏師張宗顏守廬州
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丞劉時者秦
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卿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
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
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
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王之

言

王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徑往蘇邨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虜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賊營降偽守馬秦乘勝趨亳與王會又下之王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王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王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王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

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
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
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
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享福身亦有不測之
禍卿宜戒之

烏珠復犯泗州詔王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王
命其姪統制官子益提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賊進
止俊不以兵渡恐妨和議既而敵久不至王以問鎮

江守劉子羽子羽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
更遲回是必有他意也

王與副使楊沂中為腹心而與淮北宣判劉錡有隙及
拓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時三帥權均然諸軍
進退多出於王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
之諸將議班師王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王
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王取宣化渡歸
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洲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相

妨啟行纔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益急王馳騎邀錡
乃回軍繼進

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亦至濠州五
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
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
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
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是
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王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

太平州王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為諸軍之冠

上遣王與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謂宰相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遣二將使按閱兵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法也

莫將等使金回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勅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

張俊奏事常與之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王因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不在朝廷在將帥王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者有守營者凡所謂戰功者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王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密院以王為樞密使王奏臣已
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乞撥屬御前時王與檜意合故
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王居
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邀論之上未許
至是邀又言其過王乃求去遂罷職加三鎮節度奉
朝請進封清河郡王

上臨王喪謂秦檜曰張俊遽亡曩日張通古來俊極宣
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

以斂命內侍張去為護葬事王麾下將佐如楊沂中
田師中王寶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帥幕府諸
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上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
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為有功可與贈小國
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
王其追封蓋自俊始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

八至
十

詳校官檢討

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

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

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岳飛 信國武穆王

字鵬舉相州安陽人靖康初隸宗澤軍轉武翼郎
建炎初上即位上書忤用事者奪官尋詣河北招
討司效用與王彥不協復歸澤軍為畱守司統制
以奇功轉武功郎三年轉武經大夫轉武略大夫

借英州刺史轉武德大夫授真州刺史遷武功大
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尋充神
武副軍統制權畱洪州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紹興二年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湖帥司都總
管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召九月
至引見詔落階官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
置使又除江西舒蘄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
年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

安府制置使辭不許移屯鄂州加清遠軍節度使
湖北荆襄制置使五年入覲加鎮寧崇信軍節度
使加檢校少保封公荆襄招討使六年兼營田使
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駐襄陽丁母
憂即日起復命職位中增河東路節制河北路召
七年正月入見二月起復太尉三月扈從至建康
又令節制光州夏詣督府議事不合上表乞解兵
歸廬山上連詔還軍力辭不許以和議成進秩不

受三詔乃拜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十年加少保兼
河南北陝西諸路招討使有詔班師上章請罷致
仕不許召十一年秦檜主和召授樞密副使請還
兵罷宣撫使入覲檜益憾之力請解兵万俟卨章
再上不報羅汝楫六章亦不報八月授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譖之囚於棘寺賜死年三十九一家皆遠
徙孝宗即位追復原官改葬錄其子孫立廟鄂州
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

貧拾薪為燭為文初不經意人誦則剖是非析義理
若精思者

初見上於元帥府從劉浩解東京圍與金兵相持滑州
南敵兵至王迎斬其將金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
百匹

上即位王上書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敵
穴未固親率六軍迤邐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
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

招撫河北一見王與語大悅待以國士補官裨將中
軍因問時事王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為固苟深
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
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敵不敢犯而京師根本
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
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
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為招撫
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為京師援爾

從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獨引
所部鏖戰奪其纛舞而示諸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
新鄉擒千戶阿里布又戰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又破
之益北擊敵戰於太行山擒拓拔雅爾烏居數日與敵
遇王單騎持鐵鎗刺殺金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號者
走其衆三萬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況
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充不聽

金人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王扣寢閣諫
之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竟不出金由馬家渡
渡江充遣王迎敵戰方酣王璦先遁獨王力戰其後
士卒乏食諸將皆欲叛去王洒血厲衆曰我輩荷國
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今日
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
烏珠入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六戰皆捷俘諸路剃頭
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金

營令夜斫營燒毀砲車器械乘其亂交擊大敗之金
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軍來也爭來降附
金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戰于清水亭金大敗橫尸
十五里烏珠復趨建康王設伏于牛頭山上待之夜
令人混敵營擾其營敵驚自相攻烏珠次於龍灣王
自牛頭山馳至南門與戰大破之烏珠奔淮西王入
城撫定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
久之王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

守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

紹興初上命張俊討李成俊請以王軍同討王至鄱陽
與俊合三月次洪州俊召王計之曰某與李成數戰
不利為我計之王曰敵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
自上流出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願為先鋒
俊大喜王潛出賊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
敗王以紅羅為幟刺岳字其上白之平明選二百騎
建旗而前敵易其少薄之伏發大敗走賊將馬進走

成所成怒引兵來王遇之樓子莊大破之殺馬進成
走降偽齊

曹成亂執向子諲據道州賀州命王捕之王入賀州境
夜焚賊寨成奔桂嶺竄連州嶺表悉平三年召至行
在所諭令係金帶上殿賜御札於旗曰精忠岳飛令
行師必建之

金侵淮圍廬州上賜札曰淮報緊急朕非卿到終不安
心王遣牛皐渡江自提兵趨廬州與皐會偽齊五千

騎逼城臯以所從騎遙謂曰牛臯在此爾輩何為見
犯敵衆愕視及張岳字旗精忠旗示之敵衆自潰王
令臯追擊敵相踐及殺死者相半廬州平

上賜札令王具守禦策公奏曰金豫皆有可取之理攻
討之謀正不宜緩奴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來春即可措置營
田陛下欲屯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畱軍馬又
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六州之屯且以正兵二萬為

固守計就撥湖南江西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
支遣候營田就緒攻守皆利也襄陽重地既為偽將
李成所據湖襄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
然莫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
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為江西制置使駐
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上命飛收復襄陽飛率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朱勝非許
飛迄事建節且命沈昭遠往總軍餉趙鼎請上親筆

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
劉豫求救於虜虜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
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
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旣收復襄
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已是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
事倘敵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使之無遺
類即中原可復若依前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也
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臯請行乃裹

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破飛進復郢州董
先頗有功先皐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為將李成聞郢
州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虜偽合兵屯鄧之西北飛
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邀擊大破
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
屯德安府軍聲大振捷奏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
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飛自池州來朝召見加鎮寧崇信節度賞淮西之功也

飛為荊湖襄陽制置使主兵八萬至鼎州討湖賊楊太
太為其下所殺楊欽領其衆數十萬以拒命先是都督
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為防秋
之計會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爾浚曰恐妨防
秋之備飛請浚少畱限八日擒之乃遣飛往初任士
安王俊郝政領兵二萬餘慢王璣不稟其令以此無
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岳太
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

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小舟入水寨賊將陳瑄
內變劫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交床與龍鳳簾等詣
飛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殆盡惟夏誠寨
恃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千餘人夜往罵之且悉衆
運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駟入營遂擒誠果應飛之讖
於是浚言除楊太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二十
餘萬湖寇盡平

李龜年記錄楊么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襲則

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為之語曰有能害我須是飛
來蓋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值
大旱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為巨筏無數賊
不意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
汊已滿舟為所礙不能遁戮死外盡招降之飛來之
議於是乎驗

飛謂出軍每以發糧為患京西湖北平即募民營田給
以牛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為屯田之

法使戍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

逆豫有南窺之意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旣城盱眙遂進屯泗州飛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張俊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上發臨安先詣上天竺寺燒香道旁有執黃旗報捷乃飛遣王貴郝政董先攻下虢州寄治盧氏縣賊衆獲糧十五萬石上至臨平鎮於舟中與宰執論飛之捷上曰飛捷固可喜淮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勝計然兵家不勝惟慮敗耳
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

上詔公入覲參謀官薛弼亦移書促公行至是飛偕弼
入奏事公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
讀不能句公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怪
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小歷
所載按飛家集乃云詔飛援順昌時將發手書密奏
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張戒嘿記曰弼以甲子正月
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
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曰某此行將
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
闕為朝廷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計沮矣弼不敢應
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
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
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

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
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
之獨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
宜哉鵬又曰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飛字鵬舉故隱
語但曰鵬云

飛陞宣撫使因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瑱瓊
等兵五萬餘隸飛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
上疏論恢復略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
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
師前進劉豫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悉
復至於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
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
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
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
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

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復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斂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搗其巢穴惟願陛下戒勅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啟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也

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會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
議遂寢

飛奉詔詣督府與張浚議而淮西之兵猶未有所付浚
意屬呂祉乃謂飛曰王德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
欲以為都統制仍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
曰德與酈瓊等夷素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材然書生
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
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服曰然

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浚艱然曰浚固知
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以正對
豈以得軍為念耶飛去夏以內艱奪情蒞職既與浚
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
以張憲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為宣撫
判官監其軍上速詔飛還軍飛力辭詔屬吏造廬起
之飛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優詔答之俾
復其位而還宗元浚竟用王德統淮西軍而以呂祉

監之果召變

上與宰執言飛未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
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
以三年朕諭飛駐蹕于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
之兵雖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
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
宗元乃還

王庶出視帥江淮飛以書與之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

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金人敗盟公遣將李寶孫彥與金人戰于曹州屢敗之
大戰于宛亭縣敗之寶又及金人戰于宛亭敗之又
遣牛皋戰於京西敗之進戰於黃河上又敗之又遣
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府憲又戰陳州
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政戰潁昌府敗之
又遣將王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
復永安軍至夜遣其將劉政劫之於中牟縣敗之又

遣將張憲韓青戰河南府敗之又遣將楊遇戰南城
軍敗之復河南府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榮戰絳州
垣曲縣敗之興又戰孟州王屋濟坦兩縣敗之公與
烏珠戰偃城縣敗之再戰又敗之殺其將鄂爾多貝
勒張憲又戰臨穎縣敗之王貴姚政與烏珠大戰于
穎昌府敗之又命張憲傅選寇成戰臨穎縣敗之公
屢獲捷方欲深入而宰相秦檜陰助金人勸上累詔
班師公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尋復失

和議成公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
者進頓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見之時世忠岳
飛吳玠吳玘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
榜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既來而暗遣姦謀如此君
相紿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
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已勞則不可保主

上決不之知若上國乎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酋相視無語

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

公既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又詔為宣撫使時淮東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張俊皆以立功而公以列將拔起

世忠俊不平公先皆屈已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公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公參謀官薛弼雖每勸公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公勿苦降意於是公與俊隙始深矣

初上詔公以兵援淮西公念前此每勝復被召還乃以乏糧為辭及濠州已破而公始來援故俊與檜皆恨之

小歷載飛先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金之入寇上
命飛以兵援淮西飛力疾即日就道上賜詔獎之張
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為言飛不為止時賜札有曰
卿聞命即往廬州糧餉之艱卿不復顧俊疑飛漏其
言歸朝乃倡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為辭及同行楚
州城俊欲修城為守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
為退保計俊歸復反其言謂飛欲棄山陽與檜謀令
万俟卨劾飛對將佐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始有

殺飛意矣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諸大將久握重兵
難制獻計于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乃
密奏上以拓臯之捷召世忠俊飛並詣行在論功行
賞時世忠俊已至而公獨後檜與參政王次翁憂之
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
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宴具如此展期以
待至六七日及公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為樞使

公為副使惟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也

王次翁敘記曰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韓皆欲先事深入唯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帥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拓

臯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後世忠已至而飛
獨未來檜為相先臣叅政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
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
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宴具如此展
期以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
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
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
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

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受元樞之制既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檜謀之已久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自烏珠復取河南飛深入不已烏珠以書抵檜曰爾朝

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
檜與俊謀置飛於死地矣先以淮西山陽之事罷之
右諫議万俟卨言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提
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
不臣之漸也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
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
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事
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葺將士戍山陽

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其言如此朕
何賴焉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之知也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故部曲也張俊知貴俊於飛憲有
間遂誘俊告憲謀還飛兵柄於貴執憲歸于張俊行
府院吏以為密院無訊因法俊不從自鞠之使憲誣
服以為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械送行
在下之棘寺逮繫飛父子初命何鑄治其獄鑄明其
無辜改命万俟卨遂誣飛父子致書于憲貴令虛申

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皆已焚矣無可証者或教高以臺評所措淮西事為言遂以逗遛詰飛而所賜飛之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而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攷掠亦無服辭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竟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籍沒貲產徙家嶺南官屬坐罪者六人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

稱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首聞其死皆酌酒相慶
先是張憲之獄未成万俟卨為御史中丞何鑄以除執
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勘而飛與子雲皆係獄矣初公
之在湖北也辛次膺舟行過鄂公燕待之既而延入
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
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
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
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

是公悟昨夢乃新中丞也

初檜居永嘉秘撰主管王隆觀薛弼嘗游其門又高為湖北提刑弼時終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高至是治飛獄弼雖為公叅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世忠嘗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此三字何足使人甘心因爭之檜不聽公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先計後戰屢勝強虜號為良將其死天下寃之

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從州人請也

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畱妻養母河北陷沒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乃獲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自有敵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將士莫不感奮聞車駕所在未嘗背之而坐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

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兵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為故起復制詞有厲嫖姚辭第之志之語每與士卒最下者絕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為要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止兵休舍輒課士卒藝程注坡跳濠皆被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而馬蹶怒欲斬之諸將力祈乃

免猶鞭之數百約束必明簡而使人易從行師秋毫
不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勝
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
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衆十萬其戰烏珠也於
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之對壘則以背嵬五
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起於西蕃飛善用之
皆以一當百鄆城之後烏珠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
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烏珠有勁軍號鐵

浮屠拐子馬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命步人以巨斧入其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躓則餘皆相躓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死如山烏珠大慟曰自初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其出奇制勝多類此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其伐叛也常以廣上德意為先而釋其餘好禮下士恂恂如諸生未嘗言功伐襄漢之役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為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師始至飛